

本期导读
A26 大学毕业生试用期不是“白用”
A27 金牌保险业务员诱人上当
A28 有种损害叫“假想防卫”

社会与法

本报政法部/新闻编辑部主编 | 第102期 | 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:崔以琳 视觉:窦云阳

出狱9年换过的工作数不清,尽管他任劳任怨,寻工仍然有障碍——

“优秀员工”为何无法转正?

本报记者 徐轶汝

“每个圣人都有过去,每个罪人都有未来。”王尔德的这句话置于今天依然是真理。在现实中,许多曾经有罪的人渴望着新的开始,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,难以自力更生,当生存都有困难时,还谈何未来?

今天这篇文章的主人公T先生,曾因吸毒被判刑,

出狱至今的9年里,为了找工作,他饱尝世态炎凉。最近两年,T先生在一家公寓当保安,任劳任怨,被评为年度优秀员工。总经理亲自给他颁奖时,问道:“这么优秀的员工,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?”一句话道出T先生的满腹辛酸。转正之路上的最大障碍,是一张证明他“身家清白”的情况说明。

【相关链接】

累计推荐帮教对象面试350余人次,达成就业意向260余人次。在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司法所“乐业工作室”成立至今的两年时间里,社工们为了帮刑释解教人员找工作,跑断了腿,说破了嘴。“我们所做的一切,就是为了让他们从‘无业’到‘有业’,从‘有业’到‘乐业’,最终更好地融入社会。”街道司法所专职干部玄先生说。

“不争气的,也有”

今年3月,26岁的孤儿小G出狱了。因犯抢劫罪,他16岁就进了少管所,后来转到提篮桥监狱。“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”社工徐女士说,小G很早就失去了双亲,睡过桥洞,身世坎坷。“他和社会脱节太久,像个木头人一样,生存能力非常差,找个路都找不到。”然而,一开始,小G却拒绝徐女士的帮助。“他说有朋友给他介绍工作,酒店里的。”结果,对方没有录取他。

为了替一无所有的小G办各种手续,徐女士陪着他跑了整整两个星期。从办临时身份证和劳动手册开始,到向街道申请一次性临时补助、低保、廉租房。最后是找工作,借助与工作室签约的4家就业基地,再由工作室做担保,小G最后进了一家医院当临时工。

对像小G这样已经就业的帮教对象,工作室还会定期跟踪回访,比如对有吸毒史的对象,尿检每两个月就要进行一次。“回访要注意方式方法,必须旁敲侧击,一本正经去找企业负责人了解情况的话,对方会以为我们介绍的对象出了什么问题,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”徐女士说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像T先生和小G那样珍惜就业的机会,“不争气的,也有。”有人因在医院里到处向人借钱,被辞退。有人在小区里当保安,去偷业主的助动车。“这类情况不超过5%。”社工点点长陈小姐说,但是,他们毕竟是由“乐业工作室”担保就业的,出了事,用人单位第一个找的就是工作室,即便赔了钱,对多年积累下来的好声誉都是个打击,“牌子被做塌掉了。”

“挑肥拣瘦,要汰脑子”

2005年,40多岁的W先生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刑,出狱后找工作,他始终过不了“心理关”,“去面试,别人一对他发问,他就低着头不敢说话。”从曾经的领导岗位到阶下囚,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无所适从,底层的工作他看不上,稍好一些的工作,人家又看不上他。

社工们给他做了多次的心理疏导,告诉他放下架子,从头做起。终于有一天,W先生问陈小姐,做小生意要办些什么手续?原来,他想代理一种自动擦背机。于是,社工陪他跑工商、办执照。W先生没有令他们失望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后来,他再婚有了孩子,他都会向社区敬老院捐款捐物,他送自动擦背机上门的照片,被登在了报纸上。

“服务对象在得到各有关部门尤其是社工的帮助后,自食其力回报社会。这就是我们想倡导的一种‘自助助人’的精神。”玄先生说。

摆正心态,是帮教对象找工作的第一步。可挑肥拣瘦,却是他们身上常见的“通病”。有的说自己牙没掉了,吃饭慢,中午申请两小时休息吃饭;有的说自己身体不好,站不动,要找能坐着的工作;有的愿意当保安却不愿意上夜班,因为要睡觉……离家近一些、轻松一些、要加金、不加班,每当听到这些,陈小姐和社工们就气不打一处来。“看看你自己,你当自己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吗?全世界都围着你转?”陈小姐说,对这些人,“汰”起脑子来一定要毫不留情。

「乐业工作室」如何为帮教对象找工作



长寿街道乐业工作室社工为咨询人员提供服务

本报记者 张龙摄

1 “最长的几个月,最短的一个星期”

做生意、发财、染上毒瘾、亏空、银铛入狱……2004年,T先生出狱时,已经34岁了。父母的头发花白,自己却一事无成,背负着沉重的过去,T先生暗下决心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活了。他开始找工作,这一找就找了7年。

这些年T先生换过的工作,多得数不清。“最长的几个月,最短的一个星期。”他当过超市理货员,每天在货架旁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,辛苦不说,压力又大。可即便他再努力,一个月的试用期一到,用人单位就不要

他了。几个月里,T先生辗转于几家超市,家家都一样。好几次,T先生索性在试用期结束前提出辞职,为自己挽回点颜面。

他还去当过环卫工人扫街,每天凌晨三四时上班,到中午12时下班,好几次,他累得当街呕吐。T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,瘦弱,有胃病。几个月后,T先生发现,周围同事都在有意无意疏远他,企业负责人婉转地对他说,你还年轻,这份工作还是让给那些上了年纪、更需要的人吧。

T先生找工作,大多通过居委会或街道的司法所介绍,他的过去,用人单位的人事部门是知道的,但多被要求保密,可毕竟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
最让他心寒的一次,街道司法所社工带着他去参加一场为刑释解教人员办的专场招聘会,遇到一家面试单位,让他第二天就去报到。第二天,T先生兴冲冲赶去,对方负责人却说,“有前科的我们不收!”“那昨天为什么录取我?”对方的回答让T先生悲愤交加:“昨天是昨天。”

“我想过,实在不行,只能呆在家里,吃低保了。”T先生说。

2 “我妈什么事都不要我干”

2011年的一天,T先生被长寿路街道司法所“乐业工作室”的社工徐女士拉着去参加普陀区组织的一场特殊人群招聘会,这些年来的经历几乎浇灭了他心底最后的一丝希望。看到一家公寓在招保安,但年龄限制40岁以下,那时已经41岁的T先生拽着社工就走:“没用的,不可能成功的!”

在社工的坚持下,企业决定破例试用。半年之后,T先生升任保安领班,收到的表扬信有一厚沓。有一次,电梯坏了,一名坐轮椅的住客回不去,T先生和同事一起,把这位130多斤重的男客人背上16楼。还有一次,一位客人要换房间,晚上客房服务员都下班了,值夜班的T先生一个人帮他搬

家,整整搬了两个小时,衣服从内湿到外,累得眼睛睁不开,路都走不动了。客人大为感动,亲自到总经理办公室里表扬他。

所有人都看得到T先生的努力,包括他的家人。“我上完12小时的夜班,回到家,我妈就叫我去睡觉,什么事都不要我干,自己帮我烧饭、洗衣服……”T先生有些哽咽,以前,母亲连话都不愿和他多说一句,还叫他“不要回家”。“看到他们这样高兴,我就想着要好好上班,不想再伤他们的心了。”

3 “如果我能再评上一次优秀员工”

去年,T先生评上了“年度优秀员工”。颁奖时,面对总经理的发问,主管是这样替他掩饰的,“他说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要多赚点钱。”正式员工做二休二,而像T先生这样的试用工没有那么多休息时间,基本上天天都上班,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,工

资自然要高一些。“但正式员工有加班费、年终奖,最关键,加金也多一些。”T先生说,这些年找工作实在是找“怕”了,自己年纪又大了,为了将来有保障,他盼望转正。

由街道司法所做担保,派出所网开一面,但最终开出来的一张情况说明,只能表

明,T先生出狱后的这几年表现良好。拿着这样一张不是很“规范”的证明,T先生的转正材料到了企业人事部门,果然还是被“卡”住了。

“经理叫我不急,会帮我想办法,让我安心上班,想得太多,反而会影响到工作,我听他的。”T先生没有灰心。“如果我能再评上一次优秀员工,他们帮我说话的时候,底气就更足了。”